

# 面对增长问题， 我们应该怎么办？

对日益加剧的不平等以及发达经济体人们生活水平的停滞不前深感不安构成了 2016 年政治大动荡的核心问题。人们将原因推到全球化和全球贸易上，然而缓慢的增长——即经济学家所称的长期停滞 (secular stagnation)——可能才是罪魁祸首。那些想当然认为自己的后代会生活得更美好的家长们，他们的美梦随着 2008 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而破灭。九年过去了，民粹主义抬头、民族主义回归以及内向型的政策都威胁着战后的经济秩序。

华威大学的尼古拉斯·克拉夫茨指出，生产力增长的下降早在危机爆发前很长时间就出现了，而这正是导致经济增长缓慢和收入下降的主要原因。本期《金融与发展》探讨了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以及发达经济体是否能够摆脱长期停滞，并希望正确的政策能够帮助恢复生产力并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

进一步探究生产力增长缓慢的原因。IMF 的经济学家古斯塔沃·阿德勒和罗曼·杜瓦尔从全球金融危机找到了根源——信用紧缩不仅破坏了企业的生产力，还严重影响了经济体改变资本流动方向的能力。其他诸多因素也造成了生产力增长缓慢，如人口老龄化。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罗纳德·李和夏威夷大学马诺阿分校的安德鲁·梅森言辞凿凿地指出，人口增长缓慢必将导致国家收入和 GDP 增长放缓。但是，他们也指出对于个人的影响——在人均收入和消费方面的影响——将取决于经济政策。

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政策选择能消除对重新分配的恐惧吗？能在不叫停作为战后经济增长引擎的全球贸易的情况下做到公平吗？什么能够提高生产力并推动创新？发达经济体该怎样接纳老龄化的劳动力？

首先，我们必须要以正确的标准进行衡量。曼切斯特大学的戴安·科伊尔探讨了用 GDP 衡量经济福利的利与弊。

其次，我们不应忘记全世界 2/3 人口——也就是那些生活在发展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人们——所面临的情况是不同的。这其中很多国家的人口更年轻，生产力也仍然富有活力，而这正是推动其本国经济增长和全球经济的动力。

再次，我们不能鲁莽行事。全球贸易是生产力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阻碍全球贸易的壁垒将对所有经济体造成伤害，不管是大型还是小型经济体。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必须要解决其经济体所面临的挑战，而不是寻找简单的答案。正如伯克利的经济学家布拉德福德·德隆所说，“只有当我们切实做点什么，在九年后我们才有可能不再提及长期停滞。”

卡米拉·伦德·安德森 (Camilla Lund Anderson)  
主编